

南湖头条

赵承先

流光碎影

杨家山



桂子吟

——赠桂慕李先生

世之为官者多矣,为文者亦多矣。然亦官亦文者,先官后文者鲜,官声文声俱佳者尤其鲜也。有桂公慕李者,世居中原腹地信阳,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离而不休,著作等身,是为先官后文,官声文声俱佳之典型也。其言其行,令父老刮目,乡亲景仰,百姓口碑,树于民间。吾辈不揣浅陋,冒昧作“桂子吟”歌而咏之曰——

八旬翁,为公仆;身材高,体不瘦;不打牌,不喝酒,不钓鱼,不跳舞。从政很久,离休日久,伏案太久。成天价依窗苦读,孤灯下龙蛇笔走,惜时日作文不休。不计晨昏,不闻更漏,忘记了冬夏春秋。收集资料挥大笔,把国事家事大事小事今事往事伟人风范故我斗争革命历史仔仔细细。二十余载寒暑,手稿积得几尺厚。著《我的一生简单回忆》,写《金瓶梅后传》,辑《四大名著诗词》,一鸣惊人,众人为之刮目;编《共和国风云三部曲》上下集,《风流人物看今朝》,汗水浸透,心血浸透,精力浸透,伤筋劳骨。没见过添香红袖,也未与狐仙邂逅。落得个脊强项硬,研生腕时,须眉皆白满脸皱,眼花耳背发稀疏,心肌缺血大脑缺氧诸病缠身,“三高”悄然上层楼,前列腺“肥”得人难受。

忆当年,有先祖,由皖迁豫。扎根固始,黄柏堰村作佃户。世代务农,纳税交租。慕李生于一九二九,缺吃穿,受饥苦;六岁启蒙进私塾。二年半,读经书。家贫辍学,牧牛五载,仍不忘也者之乎。

雄鸡一唱迎解放,少年壮志,投身革命队伍。废保甲,建政权,剿匪反霸,减息减租;打土豪,分田地,征税筹粮,支援前线,一马当先,义无反顾。

当过民选乡长,区委文书;“三反”整风入党,头角崭露,调到县委组织部。升任区委书记、县委委员,与王宏月喜结连理,夫妻携手,呼吸相通,风雨同舟。

农业合作化,建立“互助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舞;大办钢铁“放卫星”,“粮食高产”强征购。你竟然实话实说,不愿随波逐流。还同情右派,反对无情批斗,自然是“思想右倾”,被人监督。“粮食关”食堂断炊,眼看着家中父母挨饿,饥肠响如鼓,无力施救,泪往心里流。生儿时遭免职,下乡住队,两天无食,求饭仓库主任处。三碗下肚,至今尚铭恩,世代念好友。

多桀仕途,人生低谷。写不完的检讨,无休止的批斗。身心俱疲,忧愤满腹。无奈何,照抄“县委结论”,方才得“蒙混过关”。奉调县“农场”,又遭排挤,境况依旧。

好在不久“一风吹”,拨云见日,恢复职务,再任区长到桥沟。一门心思抓生产,推行“三百一包”,粮食丰收,棉花丰收,瓜菜丰收。农民有食果腹,村中再起歌舞。“四清运动”遭棒喝,成了“怀疑对象”,只因再次“走错路”。“文革”动乱,在劫难逃,翻来覆去,“屡犯错误”。曲曲折折,沉沉浮浮。好容易证清白,“放包袱”,进常委、当部长,正可一展宏图,你却是“本性难移”,“埋头拉车不看路”。厌烦了打打杀杀你争我斗,写申请、离故土。到地区“五七干校”,世外桃源,偏居一隅,挣脱羁绊,重获自由。狠抓生产,整顿校务,让这些条件改善,增产增收,被誉为干实事的能人,抓经济的好手,“同学们”人人信服,赞不绝口。你却不自满,不停步,还常怀,天下忧:大局定否?国基稳否?百姓安否……桩桩件件,挥之不去萦心头。

粉碎“四人帮”,东方风来满眼春,改革号角振神州。一纸调令到信阳,当选县长,拨乱反正绘蓝图:兴工业,强农业,商转轨,民致富。沥心沥血巧运筹,县域经济大发展,政通人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拔头筹。

一生坎坷,官至“父母”;政绩赫然,有目共睹;刚“耳顺”,便离休。无官一身轻,安静清贫,一个小院,半壁旧书,两夫妇,相厮守,进进出出,朝朝暮暮。你坦然依旧,谈笑依旧,忙碌依旧,等闲看夕阳晚照,白云苍狗。

长天晚霞铺锦绣,功已成,名已就,志已酬,鬓染秋,复何求?愿你珍惜好时候,心平气和,粗茶淡饭,多些杂粮少点肉,吃得下、睡得香,笑得出。高兴时邀几个老友,置几碟小菜,喝几杯小酒,作几段唱酬。文兴悠悠,诗兴悠悠,酒兴悠悠,谈兴悠悠。常陪夫人,街上走走,买菜买食油;公园里游游,湖河边溜溜,赏山川美景,听鸟声啾啾。忘记今夕何夕,不论天高地厚,把功名利禄红尘俗事抛脑后,淡淡然坦然安安然欣然,乐淘淘养神闭目,喜洋洋美不胜收。享幸福,活过百岁庆茶寿,把花花世界看个够。文章嘛,莫强求。想写就写,不写就丢,可不要起早熬夜,累坏了,老黄牛。

她轻轻托起,带到很远的地方并成了一位富翁的继承人。多年后,这位叫小凤的童养媳回来,联合当地百姓在石婆滩上建了一座庙,当时及以后数百庙上香火相当旺盛。虽然庙和碑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关于石婆的传说,在当地却被传颂得活灵活现。

我童年时期,常跟随母亲到湖里拾柴,逢收割季节便来湖里拾粮。一般都是早出晚归,中午通常不吃午餐。累了饿了就到港里洗把脸喝两捧凉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刚开镰割麦,因为家里断粮没吃早饭,一大早就去湖里拾麦。还没晌午,我就饥肠辘辘,头晕目眩,四肢酸软,实在支撑不住了,母亲叫我到港里喝点水,再到滩上躺一会儿。而她自己却拄着竹筐一步一挪地继续坚持拾麦。我躺一会儿,便觉得心里好多了。日头刚点地,我们便回家了。母亲赶紧把拾来的麦穗揉成麦粒,到邻居的磨上推成麦片(不是现在市场上包装精美的成品麦片那种,而是因为刚拾的麦子湿,磨不成面,只能挤压成片状物)。把麦片煮成糊,这对我来说真是上好的美餐。看我狼吞虎咽的吃相,母亲竟至潸然泪下。母亲那辛酸的泪水虽只有点点滴滴,却像暴风骤雨捶打在我的心上。我向母亲苦笑了一下,放下碗夺门而出,不由自主地仰天大吼“苍天哪……”

从那以后我似乎懂事了,不然的话,我也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并顺利地升入高中。不论在淮滨还是在潢川,上学的来回,必须徒步经过石碑堰湾。六年时

间,每当我走到这里便禁不住潜意识地浮现出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母亲的身影。那时我就想,这荒凉的西湖啥时能变成水深鱼肥的人工湖,母亲能够一日三餐吃上饱饭、穿上不带补丁的衣裳就好了!

1958年暑假期间,公社党委书记陈广友邀我陪同他们一起考察全公社如何兴修水利。二十多天,我们跑遍了全公社的村村队。当我们来到石碑堰湾的时候,他们计划在此筑一条拦水坝,在东西两侧山坡上修两条滚岗渠,把石碑堰湾改造成旱涝保收的良田。我在旁边插嘴说,将来有条件时,可以把整个湖挖深,把挖来的土都堆到石婆滩上,使石婆滩变成一座湖心岛,那时岛上可建造一个水上公园,湖里蓄上水养出鱼来,可要比种庄稼收入大得多。旁边有个人笑道:“你这个想法虽然很美,可只能是个梦想!”

如今,堰北面大堤早已筑成,东西两侧滚岗渠也已粗具规模,只是我那个“美梦”似乎还很遥远。不过我还是依希望整个西湖碧波万顷,水下游鱼密布,水上鹅鸭成群,莲花在湖面上摇曳,游艇在水上徜徉。尤其是那湖心岛上公园里宾馆、餐厅、茶楼、健身房、游戏室以及其他楼台亭榭布局合理,井然有序,巧夺天工。树木花草也各及其所且疏密有致。这时我又好像看见母亲正笑逐颜开地与石婆对坐在那茶楼临窗的座位上对饮呢……如果母亲健在,我真想跟她再到石婆堰湾拾麦。如果真有石婆的话,但愿她保佑世上千千万万母亲免受苦难煎熬,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周明金

笔端流云

隔墙闻到栀子香

一进入农历五月,栀子好像约好似的竞相开放了。

早晨上班从一户人家院外经过,远远就闻到一股股浓醇馥郁的香味,我知道这是栀子花香。只可惜这户人家常年举家外出,一年365天,天天“铁将军”把门!我不知道院中栀子棵有多大?花开多少?单凭这浓浓的香气,已使我迈不动了腿——因为我对栀子特别有感情!

搬新家之前,我家院子里种有两棵栀子:一棵大花栀子,一棵小花栀子,每年都能酿造满院栀子香。一进入五月,栀子就像十月怀胎的孕妇开始分娩了:那羊脂玉般的花瓣在翠色欲滴的枝叶间格外醒目,十分妖娆。像一群着一袭白衣的仙女,翩然于碧玉般的瑶池之上。

院落中的栀子就像古时候深居浅出的大家闺秀,让你只闻其香,难见芳容。它不会像红杏那样轻易出墙。我喜欢它洁白无瑕的品质和不张扬的个性。它的矜持内敛,曾令无数文人骚客垂爱它,娇宠它、呵护它、歌咏它、赞美它。它的开放,给天地间增添了芬芳、增添了诗意、增添了娇媚、增添了谈不完的话题、增添了充满溢美之词的诗词歌赋。诗圣杜甫在《栀子》中写道: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红波。把栀子刻画得尽善尽美,强调它的美丽与众不同;高贵典雅、美丽别致。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大诗人刘禹锡也曾盛赞栀子:蜀国花已尽,越桃今已开。色疑琼树倚,香似玉京来。且赏同心处,那忧别叶催。佳人如拟

咏,何必待寒梅。赞颂了栀子花适时而开,色彩艳丽,香压群芳。表达了他爱栀子的色,更爱栀子的香……

搬新家之后还没来得及栽种栀子花,但隔墙闻到栀子香还是那样亲切,那样有感情。一股股栀子花香让我陶醉,让我痴迷。我想:老院中的栀子也该满枝绽放了吧?不会是一朵、两朵、几朵,应该是满枝头白花,雪似的覆盖了青枝碧叶。浓浓的香气仅凭一把铁锁是无能为力的,也会像我所经过的院落一样“墙里开花墙外香”的!

我有点急不可待了,我决定下班之后即刻赶回老院,去近距离地欣赏我的栀子,去零距离地闻闻那醉人的芳香。我匆匆赶到办公室,不知哪个学生投我所好,已在我

办公桌上放了一朵白荷似的栀子花。洁白肥硕的花瓣上似乎还带有清晨的露水;40多平方米的空间全被它的香气占据着;盛开的花瓣中间露出金黄的花蕊。就是这玉包着金的尤物,使我浮想联翩,使我踟躇于途径的院落之外,惶惶于去学校的路上,急切地想重回老院。不曾想,学生一朵栀子的馈赠使我坦然了:常言说,看景不如听景。真的回到老院,也不过如此!也只能过一过眼瘾,饱一饱嗅觉之福!

一花知春,一叶知秋。别说已经目睹了桌子上的一朵栀子花,就是隔墙闻到那浓郁栀子花香,也知道已是栀子开放的季节了,也知道飘着荷香的五月、忙着收割播种的五月、带着艾香、粽子香的五月来到了!

